

第十一课 转世因缘与博东班钦

〔前世世系篇：博东班钦一系（约十四至十五世纪） | 地点：后藏〕

好。仁珍才旺诺布这些前世转世的因缘，大概再一两堂课就能讲完了。我们这里，对那些比较有名、记录比较详尽的成就者，会少讲一点；而对历史或教派渊源上很重要、却少有人注意，或对教法本身贡献极大、却少有人听闻的部分，会多讲一些。

当然，其中几位转世，如今确实没留下太多资讯可供参考，但我们只要知道：这些都是仁珍才旺诺布自己承认过的前世身份。他不会轻易指认哪位大师、哪个转世就是自己。他本人其实非常排斥「转世活佛」这个身份的观念，只是为了众生、为了让上师欢喜、为了顺从传承祖师的嘱咐，才去说、去做、去承认这些尊者与他之间的前世关联。

而他自己总觉得修行得不够好——当然是谦虚。他说每次读到古代高僧大德的事迹，内心便升起一阵失落，觉得自己怎能与他们相比。可实际上，无论是莲花生大士的授记，还是历代高僧大德的赞扬与推崇，都表明仁珍才旺诺布的成就无与伦比、不可思议。

可以说，他是大菩萨为度化末法众生，而示现出这种偏近凡夫的、忙于琐事的形象，实则该证的成就他都有。一方面，他不愿众生以为修行成就是转世者的专利，好像只有带着前世资质的人才有即身成佛的可能。其实任何修行人，都可以在平庸凡夫的阶段，只要努力修持，就能即身成佛。

他自己也是一辈子在各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——哪怕到了极负盛名的阶段，仍四处向学者、名士请教，不论佛法、历史还是教派各方面的问题。他研究、涉猎的范围也极广：不只佛学，也遍及菩萨五大明；不只藏传佛教，对汉传佛教也颇有研究、极为好学。他的传记里就有他专门写的、关于汉传佛教禅宗历史渊源的文字。

这方面他写来也没什么人会质疑——毕竟他是公认的南开宁波大师的转世，而南开宁波正是西藏禅宗的第一代祖师、摩诃衍大师的得意心子。此外，他还常与汉地有

学问的人书信往来,请教中国汉族的文化知识,以及佛教的历史源流。看得出,这是一位无论到多大年纪都孜孜不倦、却又极为谦卑,非常值得作为大众楷模的大成就者。

好,继续往下。上一堂课讲到直贡噶举第十代法王多杰嘉波大师,祂正是「直贡之乱」那场事件之后,为整个直贡噶举的复兴、法脉延续、人才培养、寺院重建付出最大心力的成就者。从历史可以看到,直贡之乱对整个直贡传承打击非常严重:寺院、许多传承法会、许多经教学习的体系,大致都遭重创,不复往日兴盛。

若不是记嘉尔布大师出面,扛下这一摊烂摊子,直贡噶举的传承在那时很难有好的起色与复苏。所以,祂对整个直贡噶举传承有莫大的贡献。就名号而言,祂也可称作「隆嘉波大师」;前面之所以再加一个「隆」(Long),是因为祂的发源地在一处叫「隆」的地方——那是古代直贡地区一处山谷的旧称。

祂这名号的说法有好几种,也有作 Rinchen、Gyalpo 等,但指的都是直贡这处山谷的名号。好,我们今天从这里往上说。今天要讲的这一位,叫香巴索南秋杰大师。

仁珍才旺诺布在密传里提到:我也认为自己是与更庆桑杰佩、与香巴索南秋杰大约同一时代、同一时间的香巴索南秋杰的结合。这位香巴索南秋杰,是金刚密施(汉译「金刚密师」)的弟子——而「金刚密师」指的,其实就是博东班钦大师。也就是说,香巴索南秋杰是博东班钦的弟子。

祖师的传记里提到,香巴索南秋杰是「界金子」一类的称号,祂透过方便之道成就了最高果位,以虹光身离世。在博东班钦大师的传记里,也能找到香巴索南秋杰:祂是博东班钦的弟子,一位精修空行母法门的圣者,最后往生空行刹土。博东班钦大师有一部传记著作,叫《圣者的喜宴》,里头列了许多得意门生——成就高的有多少人、辩论厉害的有多少人、智慧与祂相当的有多少人,分门别类,排得很细。

香巴索南秋杰并不在其列。但传记里也说明,被列出的,多半是佛行事业较显著、或后来有重要身份地位的;实际上博东班钦座下还有许多修行极好、证悟极高的弟子,并未列入。香巴索南秋杰大师,正是这样一位成就者。

目前所见的资料里,除了「精修方便道、即身往生空行刹土」这几句简单资讯,再找不到更多。但单从这短短的文字也能知道,祂应该是一位一生潜修、隐居的瑜伽士、圣者,对外接触不多,以隐修作为佛行事业。这在整个藏传佛教里,其实非常多。

就像噶陀十万虹光身,如今叫得出名字的也就寥寥几位;直贡噶举最兴盛时,有十几万、十八万修行人,达到相当果位、却留下记录的,也几乎没有多少;萨迦派兴盛时,同样有许多人一辈子隐居雪山、最终证得极高证悟,却没留下任何痕迹。我们如今看到的藏传佛教这些琳琅满目的成就者传记、各派祖师传记,已经以为很多了,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,没被记录下来的恐怕才是绝大多数。

香巴索南秋杰大师,算是其中之一。至于博东班钦大师,应该很多人都知道,祂本人相当特别:对萨迦的道果、觉囊派的祂空中观等各方面殊胜教法,都极为擅长、精通。许多预言记载,祂是吞弥·桑布扎大师——也就是藏文字发明者——的转世。

祂也是一位修持妙音天女的大成就者,所修的是红妙音天女。这个法门其实并非博东班钦自己的法门,而是荣素班智达——也就是上师的前世荣素班智达——所取出的一个伏藏;后来萨迦派的《成就总集》、觉囊派的《成就宝源》里,都收录了这个法门。红妙音天女的法门,跟文殊法门里的语狮子文殊一样,号称修七天就能成就:只要修满七天,完全依照祂的戒律与要求,身口意安住于禅定,就能开悟。

而且红妙音天女的法门里,还有一个特别之处:修成之后,可以用红妙音天女的甘露水为他人沐浴加持。总之,博东班钦大师可说是红妙音天女的代表性大成就者。祂也是西藏历史上著作最多的人,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历史上,独自一人写下著作最多的——总共有一百四十多函,比一整套大藏经还多。

宝上师说,祂对博东班钦的许多著作都有研究,发现博东班钦没有一本是用平庸、普通的方式写出来的:每一部著作,不论从佛法的哪个角度、哪个部分切入,祂都有独到的见解;对菩萨五大明的每一门学科,也都有自己一套特别的解释。别说做到这种程度——我们一个人一辈子倾尽心血,能在一门学科上有独到见解、得到大家认同、经得起所有人的批评问难而不败,就已经算得上这门学科的佼佼者、专家了。

何况像博东班钦这样,几乎每一门学科他都有自己的见地,这已经超越了人类智力的常识。而这也绝非夸张:他所有的著作都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,每一本都完全经得起任何考验。博东班钦大师除了曾是祖师前世香巴索南秋杰的上师,他与仁珍才旺诺布之间也有一段特别的缘分。

博东班钦圆寂之后,他这一派的势力很快衰落。所以几百年后,仁珍才旺诺布又去重新修缮他遗留的博东寺,并将博东班钦这一支的法脉重新弘扬;他还在净相中亲见博东班钦,得到许多殊胜的加持与授记。所以我们看仁珍才旺诺布的全集,里面就有博东班钦大师的上师瑜伽法,以及他为博东班钦所写的祈赞文。

博东班钦大师有一位著名弟子,就是桑顶·多杰帕母的转世——藏传佛教女性活佛世系的开创者。不过这位多杰帕母的转世,究竟是缘于博东班钦,还是缘于唐东嘉波大师,并不很清楚。因为当时这位女弟子,除了跟博东班钦学习,后来又依止唐东嘉波大师,并从唐东嘉波的密法修持里得到极高证悟。

有趣的是,后来的多杰帕母活佛,主要弘扬的仍是博东派,他的寺庙桑顶寺也以博东传承为根基,而非以唐东嘉波的传承为主。博东班钦大师还与桑杰佩——前面提过的这位桑杰佩,和香巴索南秋杰同一时期。桑杰佩大师算是博东班钦的心子。

不过这里也要提一点:并不是说,只要是他的心子,后来就一定弘扬他的博东传承,其实不一定。像刚才讲的多杰帕母女活佛,是由唐东嘉波的传承得到开悟成就,后来却仍以博东派为主;而桑杰佩大师,在博东班钦的传记里,列在「精通法相五明的大学者」四位之中,可他自己的著作,以及后人对他的研究,都显示他弘扬的传承主轴,是以萨迦派的道果、以及萨迦俄尔派的传承为主。

这也不是说彼此有什么教派隔阂——博东班钦本身也学萨迦道果,所以这没什么;只不过博东班钦更是集各家之长,提出独到见解,自成一个小派别而已。博东班钦大师虽极著名,但他在世时,与他辩论的人,也都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像宗喀巴大师两大弟子之一的克珠杰大师,两人就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。

据说当时博东班钦辩输了。但也有成就者说,两人都是修妙音天女成就的,其实都可以是妙音天女的化身,所以从这个角度看,这不过是妙音天女本尊化现为两个角

色, 演一场辩论的游戏给众人看罢了。这里头还有些有趣的故事, 比如克珠杰与博东班钦互相「骂」对方。

当时克珠杰年纪还很小, 博东班钦就骂他:「你这小孩太瘦了, 别太自大, 你的腿跟蜘蛛脚似的, 我怕你把自己绊倒、把腿给折了。」克珠杰大师回敬道:「我是跟有智慧的人一起苦修, 才瘦成这样、瘦得干干的; 不像你, 跟猪跟狗一样, 吃了太多肮脏的东西, 才胖成那样。」这故事很有名。

他还跟萨迦有名的雅楚大师辩论过, 但辩完之后, 双方也是互相赞叹。所以, 我们看过去这些大成就者之间、各教派之间的许多辩论, 别以为宗派之间真有什么隔阂。我们看到的藏传佛教里许多教派间的斗争, 其实跟教派理念不同、观念差异没什么关系, 那纯粹是政治原因。

过去, 每一个教派、每一座寺院的发展, 都得跟当地政治互相依靠、互相牵扯。这就跟元朝皇帝和八思巴大师之间的约定一样: 在法座之上, 听八思巴大师的; 在龙椅之上, 听皇帝的——讲佛法时听上师, 讲政治时听皇帝, 只是分开来。同样, 当时西藏各地是各有各的政权, 并非由一个神权组织统辖。

整个西藏历史上, 每一地都有地区的大王、小王或一方政权; 政权极多, 十几个王、几百个小王, 甚至几千个酋长, 十分凌乱, 而且各地法律都不一样, 所以是一种颇为混乱的状态。当地政权护持寺庙时, 当然也会对敌对政权的寺庙有所排挤——可这时就属于政治问题了, 寺庙也没办法, 只能尽量从中减少伤害, 仅此而已。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: 政权依靠寺庙, 于是寺庙住持一喊话, 这里的国王、军队就乖乖听命——并没有的。

政权归政权, 宗教归宗教, 没法混为一谈。进了寺庙, 国王和军队会乖乖听话; 出了寺庙, 喇嘛与上师就得乖乖听国王的话。这才是当时整个西藏政权的真相。

所以当时博东班钦大师也依靠了一个政权——南方一个叫「拉旺坚赞」的王的政权。这位王的父亲叫杰索朗德。索朗德在吉隆地区, 过去是特别有威望的。

虽说他的上一代、他的祖先, 对佛法有过一些伤害, 但索朗德王自己却极为崇仰佛法, 也很努力地护持。大约在三、四十岁时, 他把当时很有名的博东大师迎请到共

塘地区,还把自己在芒域的寺庙与庄园全部供奉给博东大师。后来为了让寺庙更完善,祂再次迎请博东班钦,并花了大笔钱财、动用自己全部家产,把寺庙扩建成一座带辩经院、讲经院、十六个扎仓的大寺;甚至为了让规模更完善,祂把自己的庄园、官府的庄园也全都奉献出去,改建成寺庙大殿,自己则搬到普通民宅去住。

而且在祂管辖范围内所有扎仓所属的庄园,赋税全部免除。祂还立了一套非常殊胜的法律。怎么个殊胜法呢?

任何犯下杀人重罪、本该被砍头的嫌犯,只要有本事走进这座寺庙的大门,就可以免死。当然,进去之后得在寺里奉献,乃至出家;但只要进了门,罪罚便可赦免。所以这座寺庙取名「帕巴」,意思就是「解脱林」「解脱之地」。

后来祂的儿子拉旺江,更是努力地继续支持博东。我们知道博东班钦大师有一件很有名的事迹,就是能同时向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内容——这正是在拉旺江赞王的时候发生的。当时拉旺江赞王把博东班钦大师迎请到共塘,派了二十多位记录员做笔记;博东班钦大师同时向这二十多位记录员,每人讲述不同的内容,而且每一份都讲得清楚、详尽、完整。

就这样,完成了一百一十一卷的巨著《摄真实论》。后来,拉旺江赞王又把博东班钦大师的其他所有著作全部整理起来,汇成了后来有名的《博东班钦全集》。所以,对后来研究博东班钦著作与历史的人而言,拉旺江赞王的贡献极大。

没有祂这样的付出、奉献与记录,后人也无从拥有那么多完整殊胜的书籍可读、可赏。所以,收集整理大师的著作、大师的口谕开示,这份功德是极大的。只要这些文字还在人间,不论流传五十年、一百年,只要曾让一个人的内心生起一丝动摇、感动或影响,你就有一份功德,而这份功德会源源不断地延续下去。

好,回来说博东班钦大师的功德主——无论是索朗德王,还是后来祂的儿子拉旺江,都属于当时的共塘王朝。有趣的是,如今全世界要研究吉隆地区的共塘王朝历史,必看的唯一一部著作,就是仁珍才旺诺布所写的共塘王朝史。刚才讲的这些,都是从祂这部共塘王朝史里载入的资料。

我们知道,如今研究阿里古格王朝、共塘王朝等古代王朝历史,最关键的依据,正是仁珍才旺诺布所写的这些记载。博东班钦大师与仁珍才旺诺布之间,真的有一段很微妙的缘分。除了曾是博东班钦座下的香巴索南秋杰大师,仁珍才旺诺布也转世成同一时代那位有名的大成就者——桑杰佩。

我们常在祂的密传里看到:无论是香巴索南秋杰,还是桑杰佩,都被过去一位有名的持明大师认定为仁珍才旺诺布的转世,都是黑行者的转世,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我们都知道,仁珍才旺诺布正是八十四大成就者之首黑行者大师的转世。这里祂提到,过去一位公认的大持明者努丹多杰,在自己所写的授记里提到的这几位,都是黑行者的转世。

以此可证,仁珍才旺诺布过去世也曾是博东班钦大师的一位重要心子——更庆·桑杰佩(全知桑杰佩)。在仁珍才旺诺布的其他全集里也提到:与香巴索南秋杰大师同一时代、名号中带「耶中」的这位桑杰佩大师,出生在后藏戎千那地区。祂最初在香青寺担任执事,出名之后,便被冠上「香青」的名号——因为祂是在香青寺出名的,故以寺名相称。

后来,祂回到「耶中」一带建立佛学院;雪域大多数讲经院的规矩与学制,都是从这里延续下来的。我们如今讲的这位桑杰佩大师,可说是萨迦派过去很重要的一个传承,也是整个藏传佛教学位制度的创始者、整个佛学院讲辩学规系统的创立者。现在我们所知的佛学院各种系统、方式、规矩,都源自桑杰佩大师,是祂的恩德。

桑杰佩大师是雅楚·桑杰贝的重要心子。祂建立了著名的「热绛巴」(Rabjampa)学位,使萨迦道果的教法大为振兴,还培育出许多有名的大弟子——这个后面可以再讲。我们知道,萨迦派算是藏传佛教里旧译派结束、新译派开始最早的一支,其起源时间,大约就在阿底峡尊者入藏传授噶当教法的鼎盛时期。

当时萨迦有名的贡噶宁波,就是随噶当派教法学习整个显宗的;祂儿子也随噶当派学习各种教法。而后来住持萨迦传承教法的高僧,被称为萨迦派教法中最有名的显教「二大师」:一位是雅楚·桑杰贝——也可称作「桑杰贝吉祥」;另一位是荣顿·玛微僧格(说法狮子)。这两位大师,也都曾在噶当派、阿底峡这边游学过。

桑杰佩大师的传记比较少，近代才有人集结零星资料、蛛丝马迹拼凑起来。我们能看到，祂的名号还有「更庆」（全知）、「嘉瓦」、「香青」、「丹比尼玛」桑杰佩等称呼，意思就是称祂为全知全智的大菩萨、香青寺的、把教法当作太阳的桑杰佩。祂出生在仁蚌地区。

后人研究祂的教法传承，认为祂属于萨迦派体系。据说，祂是整个藏传佛教里第一位被授予「热格西」（Rabjampa）学位的学者，自此在藏地开创了 Rabjampa 的考试制度。过去有人误解，以为只懂一部经论就叫 Rabjampa，其实不然——要通达非常多的经论，或者说主要的经论大部分都能通达，才能取得这个学位。

我们听说过噶陀有十万虹光身，而桑杰佩大师培养的，是十万个 Rabjampa（格西）。祂的弟子里，五明通达的大班智达比比皆是，像有名的果让巴、更庆·果让巴、释迦秋登，还有能一晚背诵三十万论颂、已通达一百部论典的达仓译师等等，有非常多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学者，全都是桑杰佩大师的弟子。祂们每一位，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超越人类极限，达到极高成就。

有这样一句称赞，说祂「完全符合佛的本义」。这是不容易的——大家知道，藏传佛教过去那么多大成就者、大学者辈出的年代，你要能在一群学霸里更加突出，被所有学霸都认同，是非常非常难的。而桑杰佩大师，正是这样一位智慧高超的成就者。

桑杰佩大师的施主，就是有名的仁蚌巴家族。仁蚌巴家族本身在西藏渊源很深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，后来成为帕竹政权里的重要官员。祂们又与帕竹政权中的朗氏家族多次联姻，于是仁蚌巴家族便兼具贵族亲戚与朝廷重臣的身份；又从明朝中央政府得到「阐化王」一类的头衔，被册封为朝廷官员，势力极大。

到后期，仁蚌巴家族出了一位叫南卡嘉参的官员，当时已是万户长的位阶，但祂对政治不那么热衷，后来一心向佛、剃度出家。南卡嘉参本人学问极好，修行也不错，所以许多史料都提到祂后来还得到了阿闍黎的地位。《青史》里特别提到，祂专门书写《甘珠尔》《丹珠尔》、印制大藏经；后来又在吉格地区修建了众多佛像。

就在这时，衲与雅楚·桑杰贝结下法缘；衲也与宗喀巴大师结缘，曾书信邀请宗喀巴大师到衲们那里。再往下，讲到香切林巴大师。香切林巴大师没有找到衲的唐卡。

衲虽是一百零八位大伏藏师之一，却不那么有名。但与衲同一时期，有非常多有名的大成就者同代出世，像北伏藏的祖师郭顿巴大师（即仁珍果登），还有有名的桑杰林巴大师。衲们彼此之间，我用「知心好友」来形容：主要是衲们会互相派遣弟子、书信往来，交流佛法与伏藏信物等——算是笔友吧，或者说是很要好、又彼此非常尊重的朋友。

桑杰林巴大师的传记里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衲取出过各式各样的伏藏法，不单是修持的密法，还有许多实体的伏藏圣物，包括莲师佛像、装满金子的铜瓶、铁做的普巴、佛的舍利子等。尤其，衲和噶马洽美仁波切一起取出了《文殊阎魔》的修法，以及莲花生大士的一种事业普巴仪轨。

后来衲去觐见若佩多杰（即第四世噶玛巴）——桑杰林巴大师也很崇仰噶玛巴若佩多杰，把衲当作自己的上师之一。觐见时，若佩多杰大师问衲：「你最近发现了什么伏藏法吗？」衲便谈起自己取出的《文殊阎魔》和《莲师事业普巴》仪轨。

若佩多杰大师说：「也不知道你这伏藏法是不是正确、是不是真的。若真是这种伏藏法，那就请你展示衲的威力，在一只鸽子身上试一试。」于是，桑杰林巴大师就用食物捏了一个鸽子的形状，再在旁边一只活生生的鸽子身上试：衲拿铁针（普巴）往那食物捏成的鸽子上一刺，旁边那只活鸽子当场就掉下来死了。

可若佩多杰大师并没有因此觉得这法殊胜，反而说：「哎呀，要这种像巫术一样的伏藏法做什么？这感觉就是拿来伤人的，没什么用，你还是把衲收回去吧。」桑杰林巴大师听了，心想这是上师的话，那我就遵从，便把这套事业伏藏的仪轨放回了原来的伏藏之处，收了回去。

结果当天晚上，噶玛巴若佩多杰大师就梦见莲花生大士前来责骂。莲师还讽刺地骂衲：「你可真是个慈悲心极大的噶玛巴大比丘啊！我莲花生大士本人，倒是个嗔恨心极重的人！

」用这种反话骂祂：「你这样歧视这套伏藏法，却不知道——未来你的教法，不会被外人攻击而毁，反而会从内部产生内讧而腐败。到那个时候，这个法对你至关重要，是解决这桩严重大事的最好法门。如今你把祂收了起来，那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了。

将来你的教法出大问题时，你就自己想办法、自己去护持吧。」噶玛巴醒来后深感不安，赶紧派人去找桑杰林巴大师，请祂把这套伏藏法带回来。可桑杰林巴大师说：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把祂放回伏藏之处，被收摄回去，再也取不出来了。

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认为，正是这一事件，埋下了噶举派后来种种问题的根由。所以，不论是凡夫还是成就者，清净心都很重要。哪怕是大成就者，若不依着清净心，就算起初是善念，也未必就是好的。

有时我们的执着自以为是善，却未必是真正的善。一切都要依止上师、依止莲花生大士这些没有争议的大菩萨——祂们的授记、祂们的嘱咐，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其余部分下次再讲吧。